

第三子

Третий сын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斯塔罗斯京 著

皮野 译

Владимир
Старостин



 译林出版社



第三子

Третий сын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斯塔罗斯京 著

皮野 译

Владимир
Старостин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子/(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斯塔罗斯京著;
皮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447-6564-0

I. ①第… II. ①弗… ②皮…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1890号

Третий сын by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
Copyright ©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 2006 г.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32号

本作品通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取得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由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

书 名	第三子
作 者	弗拉基米尔·斯塔罗斯京
译 者	皮 野
责任编辑	冯一兵
特约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ЛПМК «Рунез»,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4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564-0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献给我的母亲——

彼得罗娃·安娜·瓦西里耶夫娜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4
第三章	... 029
第四章	... 046
第五章	... 063
第六章	... 086
第七章	... 097
第八章	... 112
第九章	... 126
第十章	... 145

第十一章	... 163
第十二章	... 178
第十三章	... 190
第十四章	... 204
第十五章	... 227
第十六章	... 241
第十七章	... 257
第十八章	... 271
第十九章	... 291

第一章



去奥利乔伊之前的那一夜，阿尼西娅几乎一夜未眠，只是偶尔在某个时段稍微睡了一会儿。倒不是因为窸窣窸窣的声音包围着她，一直不停，她都习惯了，这些声音完全没有转移她的注意力，也没有打断她的思索。阿尼西娅躺在床上，听着她的小木屋在冷漠的星光下呼吸，那些星星被家中的暖意自下面托住，高挂在上空，勉强可见；大地正在打瞌睡，中了魔似的不由自主地出着长气儿，就像孩子哆嗦那样；木屋外那棵枝繁叶茂的孤松在轮番上阵的气团的重压下，不时地哼哼几声，手掌状的枝桠在挠擦着屋顶，好像是在祈求让它进屋过冬；阿尼西娅又听到有只老鼠在床脚胆怯地抓挠——唉，它出来了，也是睡不着啊！木屋里还有不知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沙沙作响，似乎是在顶棚下穿梭拉扯，轻飘飘的，看不见形迹。这些声音是从哪儿来的？牵挂与眷恋来自她——来自尘世上这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她！自她缘起，飞驰而去，愈来愈远，就像屋子里的温暖气息那样飞向天际；而那些声音源自她的牵挂与眷恋，自上而下地，向她的木屋汇聚，向她汇聚。

在昏暗的屋子里，高耸的炉子的后侧壁因为其上的一个深色斑点

而显得非常扎眼，后炉壁昨天刚用白垚粉刷过，并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习惯。潮湿的白垚仍散发着浓重的气味，很长时间也不消散。就是用这种白垚她粉刷了炉壁多少次啊！春天——复活节前刷，秋天——严冬到来之前刷。

阿尼西娅盼望天快一点亮……

可是，如果没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没把该放入箱子的东西都放进那个掉了漆的旧箱子里，没把该放入包袱里的东西都捆扎在两个包袱里，她怎么能睡得着呢？阿尼西娅只要是忽然发现疏漏，就会啊呀叫一声，从床上爬起来，把两个包袱搜找个遍，再打量打量箱子。如果她发现忘带的东西已经归位，就会轻松地舒口气儿。阿尼西娅挑了一下煤油灯的灯芯，一边叹息着，一边收拾好东西。困劲儿没来，一丝丝激动却不知不觉地降临到心头；得了吧，不是今儿个就是明儿个就会驶来一辆嘎斯牌轿车，到那时候，人们会召唤她，会喊让她开心的话儿：老太太，快点收拾好行李吧！人家盼星星盼月亮，你怎么不紧不慢的？不是啊！她会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一些随身的行李。喏，那就是……

她所有的思绪，或者差不多是所有的思绪都萦绕在奥利乔伊那儿的家，末了，她还是打算走着去，就像之前多次去过那儿的别的地方那样。她能顺利地抵达——路不远，非常熟悉，体力也足够；又不是第一次去那儿！只是现在还早，哪怕是窗外天蒙蒙亮也能走。阿尼西娅睁大眼睛，想竭力看清在前端间壁墙上挂着的家人的照片，相片上蒙着一块大玻璃，玻璃嵌置在一个深褐色的、曾经装过名人肖像的相框上。不行，看不清。等天亮以后，就把照片收起来，把相框留下。摘下相框和圆镜子，墙上会呈现出一块块发白发亮的斑痕，这些白亮斑痕满含责备之意，可真令人不快！处于黑暗之中的、被拉紧的结扣以及旧箱

子显出不祥之兆。阿尼西娅搞不懂自己：这样的好运降临，她该乐得手舞足蹈才对，但是她……觉得自己似乎犯了错——物件自有其摆放位置，从看上去舒服，且人们已经熟悉的位置上挪走它们，就好像是背叛了它们一样。

依旧是在梦中：这不是马上要搬到小儿子为她盖好的新房子里去了吗，在那儿她就要过上极好的生活了。哎哟，开始过……阿尼西娅突然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在她的床底下微微动弹了一下，又一下，向右摇晃，向左摇晃。又摇晃了一下……又一下……

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件奇怪的事儿，可是，它却没有让女主人失去镇静。她知道，这是松树在开玩笑。阿尼西娅笑了笑，小声嘀咕道：“好吧，你叫醒了我……起床吧，老太太，哼，睡了那么久，变懒的老太太！天亮啦，你看啊，已破晓了，而你还在睡懒觉！起来抖抖精神，收拾收拾零碎东西……谢谢，亲爱的！”她掀开被子，像年轻时候一样，噌的一下就下了床。两条颤巍巍的腿没在地上寻摸，就直接穿上了拖鞋。阿尼西娅点亮了灯。窗外没有光线，就像夜间一样。

舒爽的清晨来到了，一个有风的清晨，带着丝丝寒意。露水很重，闪光的露珠已变得浑浊：等着吧，初冬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风越来越猛，窗棂发出尖细的呼啸声。阳光顽固而又勇敢地穿透窗子照进木屋……这就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天哪，原谅我这个懒鬼吧！亲爱的太阳，你已经就位了，而我这个老太婆，还在院子里。旭日初升，你是那样气势磅礴，那样壮美，在你的照耀下，我觉得自己更加强健，更加有信心。”

院子里很干净，也很干燥。被狗踩坏的地方、狗爪子抠挠出来的小坑在两天前都被她用菜园里的土铺垫过；当时还扫了一堆垃圾，垃圾

堆也烧掉了。母鸡从鸡架子上飞了下来——鸡窝的门整个一晚上就没有关严，所以母鸡已在台阶周围溜达，看到主人后，立刻就向她奔过来。阿尼西娅转身回屋，取了一碗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鸡食。公鸡则沐浴在阳光里，一动也不动，就好像在狗舍里待着那样无精打采，低头耷脑地站着。刮大风的时候，稍稍低垂一下它那善于扭摆的尾巴，但还是没有睁开眼，看来，它是在香甜地睡着自己的早觉。

她家的狗都养不长，在每一条狗身上总是会发生点什么事儿：第一条狗被枪打死了，当着她的面。打狗的人是一位住得较远的邻居——这条狗长有锋利的犬牙，在打架的时候它会毫无顾忌地撕咬对方的肚子。第二条狗被地质工作者带进森林了。而第三条狗简直就如石沉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是有人把这条对人亲热的狗从土台子上直接塞进袋子里带走了。然而最后一条是自己走的，但阿尼西娅无论如何都忘不掉它，所以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狗窝一直都在，一直空着。最好把狗窝拆成小板，这些板子还不错，可是现在用不着了：奥利乔伊那儿的新房子正对她翘首以待呢，那里的庭院还没人照管，当然了，新房子边上没有狗舍；新家、新庭院正等着她去打理呢。而今天，她就要去察看察看！母鸡们，那还用说，这些傻瓜在狗没了的那个8月，立马就在狗窝里过上了新日子，在那里悄悄地下着蛋。你们这些母鸡，满院子转悠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时间一到，你们也要搬家！他最好快一点赶到……

可以说，柴棚子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她把这座宽敞的、坚固的棚子用来装木柴；晒干的木板子和有裂缝的松木桩子非常好烧。相较于锯子，阿尼西娅用斧头更多。带上斧头和锯子，砍木头、锯木头、劈木头，一整个秋天她都在拖拽木头过来劈柴，劈好的木头块儿被搬到

穿堂那儿。说实话，大半个外屋都被她占上了，但是这样用起来方便，也麻溜。

昨天，炉壁子是怎么刷的，为啥要刷，她自己也不知道！把炉火生旺后，阿尼西娅和花盆里、洋铁罐里种的花儿聊起天来。她冲着石腊红等花儿直截了当地说：等着我啊，等我回来就把你们带走。你们也将搬过去！新房子里没有鲜花怎么行呢？尤其是你们——我的小天竺葵。走吧，和我一起走吧，亲爱的……

而它也马上就来了，是快车。这也意味着，七点了……它会从低处突然跃出，喧腾着、灰不溜秋的，窗户就好像成了一条笔直的细小锁链，风驰电掣地一闪而过。驶过桥梁的时候，会传来一阵轰隆声。每次进站，它都鸣短笛。虽是在两公里外，但还是能听得到！家里没有狗，阿尼西娅的心很苦闷，特别是在漆黑的漫漫长夜里。只有这飞驰而过的火车所发出的轰隆声和汽笛声才能缓解恐惧，消减苦闷，在一定程度上也抚慰她的内心。

彻底地成为孤家寡人的那一年……她打算养一只小猫，但立刻就奚落起自己：拿什么来喂它呢？母牛已经卖了，被人们送去了车站。现在，她这位前主人偶尔还会去母牛那儿，和它说会儿话。离开的时候，人们会送给她一些从“自己的”牛身上挤出的奶。你能找到更多的奶吗？周围根本就没有卖牛奶的人。阿尼西娅寂寞得难以忍受，以至于看到耗子都高兴。但是鼯鼠出现了，它吃掉了所有耗子。鼯鼠离开后，或许，老鼠们还会来？……这里的麻雀也绝迹了——它们跟着人们，迁居到车站那边了。和人们在一起，麻雀们也更开心。

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没有母牛，没有狗，没有那些耍赖的小耗子和叽叽喳喳爱吵嘴的麻雀。麻雀在的时候，不给人片刻安宁：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斗口吵嘴从来就没停止过，虽如此，它们始终保持一

个小团体，而不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你看看这些小笨鸟吧！人如果不想陷入那种孤儿般的境地，不想被寂寞、苦闷包围，就应该向它们学习，要像它们那样，过群居式的生活。你瞧，在一起，虽争吵不休，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抱成一团。

躺在床上的漫长冬夜里，阿尼西娅都会瞪大眼睛，认真地思索：一旦她沉入梦境，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于是，在她的房子里和院子里将出现彻底的空空荡荡的场景。一切都将随她死去，甚至小草也会停止生长。如果没有了传递喜讯的眼眸——传递艳阳温暖的眼眸，没有了领悟喜悦、燃起生存热望的眼眸，小草又怎会从寒土中发芽露头，奔向温暖和光明？然而，不管睁多大眼睛，它们还是慢慢合上了。早晨起来之后阿尼西娅一边忙家务，一边四处张望，一会看看树林子，一会看看小河和菜园，她平静地思索：别再烦恼了！你还能看到这个世界，看到万物对现实的渴求的模样！所以，你也要对现实有渴求、寄予希望，一定要这样。你还要光着脚在小草上走一走，还要在你四周长满蘑菇的树墩上坐一坐……新房子在等着你呢，焦急地等着你呢！

阿尼西娅从台阶上走下来，台阶已完全破损——被时光侵蚀，被众多走过它的人踩踏，阿尼西娅都有点害怕——害怕踩空啊。她没跌倒，因为台阶毕竟被她修过的。当时她抄起斧子，从拆了一半的棚子上敲打下来两块板子，放置在台阶上的破损处。这样一来，可能她走台阶的时候就既不会摔伤膝盖，也不会碰伤胳膊了。

阿尼西娅先是将生了锈的门钩挂在她亲手钉好的钉子上，好关紧篱笆门，不让它有一点儿松动，然后就抓起拐棍——路上用的好朋友，拄在手里，向前拄了一下，又拄了拄，尔后向门外的路上走去。这条路是她造出来的，当时可是灰尘飞扬，一根儿绿草都没有！而现在，一出篱笆门便满眼的绿意……没走多远，阿尼西娅就会转过身。每一

次都是这样。不言而喻，转身回望，看一看她即将离开的地方，哪怕是离开的时间很短，但终究是人的离开，是把离开的地方留下。现在，是一个特别的原因让她站在路中间，让她转身回望，回望她的小木屋，回望这个突然之间不能像之前所想的那样成为她的终老之地的小木屋。三儿子出现了，她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贝加尔厉声狂吠，它一边叫一边从墙根周围的土台子上纵身跳下，后脊背上粗硬的狗毛因为生气而蓬起来。它没有冲向篱笆门，而是站在院中央忽高忽低地咆哮。它连续不断地扭头看窗口——阿尼西娅正在窗户后坐着。它是在说，主人，有人找你！“会是谁呢？”老太太想了想，随即挺起身，把针线放在桌子边上，站了起来，同时，又用发麻的那条腿将圆凳子踢挪到一边。栅栏外站着两个男的。其中一个，是年轻的中国人，干瘦干瘦的，比另外一个人高出整整一头，他一直在警觉地环顾四周，时不时地看看左右，看看狂吠的狗。他力图站在前面，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是和同伴肩并肩地站在一条线上也好。同伴对瘦子的举止没任何反应，好像他也没注意瘦子。他中等个稍高一点，两颊绯红，胖胖的。本来头上戴了一顶淡黄色的夏帽，但他后来摘下了帽子，就那样站在那儿。

由于害怕摔倒，阿尼西娅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走，下了台阶后，她不知所措地站住了。个子矮一些的那个人，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在心急地拉扯着吱呀作响的篱笆门。他张大嘴，亲切地微笑着，金牙套微微闪现。这个微笑是多么熟悉啊！是谁曾这样对她微笑过？……突然，两颊绯红、留着短发的他俯身低头，向阿尼西娅鞠了一个躬，那是中国式的鞠躬，鞠完躬脊背还没有挺直，就压低沙哑的嗓音叫了一声：

“妈妈！……”

阿尼西娅哆嗦了一下，差点倒在院子中。她不由自主地碎步紧走，迎向客人。她绝对没有想过，会如此轻易地遇到那个她多年以来魂牵梦萦的人，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以这样一种平常的方式，就像李方于她这里平常地来来去去。梦中的那个人走进现实，她哭了，她责骂自己不能控制情绪。她接连失去几个儿子，她在等待惩罚。可是，却等来了幸福！……

她已经不记得她是怎样打开篱笆门的，也不记得她是怎样被那个胖胖的、已经有了小肚子、已经摘下帽子的人抱住的。拥抱她的人长得不像中国男人，没有中国男人那样的圆脸以及厚嘴唇。

“你？难道是你，是小卫？……天哪！”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小声问道，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短发男子。他的微笑是那样像他父亲，阿尼西娅的心在猛烈跳动，两眼一阵阵发黑。她差一点失去知觉，但是儿子抱住了母亲那发软的、干瘪的身躯。他紧紧地抱着，用他短粗的双手有力地抱紧。

“你……你……”阿尼西娅小声地低语道，她像受难者一样微笑着，竭力地向一旁挣脱，以便更好地辨认他，好搞清有没有认错，是不是在做梦。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活着……还活着！”老太太欢快起来，终于挣脱了儿子的怀抱。

那个高个子一步也没有退后，右手始终插在肥大的裤兜里。他轻盈地一跃就跳过了破旧的台阶，又打头阵跳进门斗，随即又掉头回返。他表示，可以进入。他那一双灵活的眼睛依然是在四处打量，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对母子重逢表露出完全不感兴趣的神态。

“是我，妈妈。我可找到你了！”李卫放下手，神采奕奕地说道。他摸出一个瓷哨子，吹出三声响。她那儿也有一个这样的哨子，现在就

能找到。阿尼西娅冲进屋，取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哨子。母子俩一起吹，然后都笑了。

“你长得可真……天哪！一道皱纹儿都没有，”阿尼西娅若有所思地说，“你可是四十了吧！唉，我变成老太婆了。高兴起来我就想不起过去的事儿了！”她真诚地倾诉着，不时地轻抚儿子那绯红、柔软的脸颊。他眯着眼睛，把自己胖乎乎的脸颊使劲地贴在母亲布满皱纹的手掌上。“我在梦中就是这样梦到你的，就是这样。我可是流了多少泪啊！”她干涩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呢喃低语。她抽回手，平静地、几近痛苦地补充道：“我就像在梦里，怎么也睡不醒。真不敢相信！”她用头指点了一下那个高个子，“他和你一起来的？你的……儿子？”老妇人无意中脱口而出。

李卫洋洋自得地笑了笑，旋即又板了一下脸：

“和我一起来的。得这样做，妈妈！以后你就都知道了……我有一个女儿……”李卫字正腔圆地说话，就好像在学校里学习的学生，力图把每个音都发满，重音咬得非常明显。

“谢天谢地！我们重逢了……我看到了，看到了！”阿尼西娅非常高兴，就像一个孩子看到他玩过的、他喜欢的玩具那样。“我忘不了你，忘不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阿尼西娅清醒过来，突然间又号啕大哭，连李卫的解释都没听，细小的泪珠从稀疏的睫毛上滴落。阿尼西娅哭得浑身发抖，她打了一下手势请他们进屋。“警卫”默不作声地把帽子递给主人的母亲，仍是那么谨慎，头一个进了屋。

她还记得，她坐在桌子旁问儿子，如果她死了，会去找她的坟墓吗？李卫瞪大惊奇的眼睛：妈妈，那还用说！我生在奥利乔伊，在墓地里找过；而你却在乌利亚基尔，还活着！

“是的（шиды），是（ши），妈妈……是（да）！”李卫矫正自己的语言，“哎，哎！木筏子，水，不好（бухао）！不好（плохо）！”儿子再一

次矫正道，在他的话里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中国词儿，他就红着脸再用俄语解释一遍。“奶奶告诉我说……爸爸看我有当头儿的样！……曾经有一个叫‘卫国’^①的国家。父亲就用它的名字给我起名。但是这个国王^②，唉……不太好（бу тайхао）——是个坏人！老百姓在挨饿，而他却喜欢鹤，喜欢养鹤……把鹤养得膘肥体壮！后来，一个叫‘狄’的部族来攻打卫国，卫国就灭亡了。百姓都不去打仗，他们说：让他派自己的那些肥鸟儿去打仗吧！上天惩罚了这个国君……在我们那儿不会有吃不饱饭的人！”李卫庄重、自信地说完他的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母亲一眼。

阿尼西娅一边听一边回忆……在他们为儿子选名的时候，李方给她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他非常喜欢我们俄罗斯的这条圣训：要爱他人。李方还给她讲过一个寓言，是愚公移山的故事，那座山妨碍了愚公和邻居们交往。在愚公用小桶运石移山的时候，人们都嘲笑他……愚公于是向嘲笑者解释道：“虽然我会死，可我有儿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尽啊，而山不加增，怎会铲不平？”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也都喜欢愚公那样的人。”李卫自豪地说。

儿子在那儿讲啊讲啊……可是，阿尼西娅却没有全记住。许许多多金子（тинзы）被李方带回了家，都藏了起来。“他本可以不再去阿穆尔河^③的那一边，在家乡成为一名士绅，开始自己的事业。可是，爸

①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鹤壁、新乡一带。

② 此处指卫懿公，他嗜好养鹤，人称“鹤将军”。公元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卫懿公兵败被杀。

③ 即黑龙江，俄语称“阿穆尔河”。黑龙江原为中国内河，但在清代，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上中游被划为中俄两国界河，伯力以下的下游成为俄罗斯内河。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签署边界协定，将两国国界以黑龙江为基本界限划清。

爸却还是东奔西走，带回来的金子越来越少。奶奶劝他不要再走了。他说：我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女人，我要娶她为妻。于是……他走了，再也没有回返。”后来，也是很久很久之前……我（李卫）从家里跑出来，成了一名红卫兵，因为文化大革命！……“哦，妈妈！回忆太痛苦了。但是我活下来了，长大了……我找到了金子，满满一瓶金子，装香槟酒的那种瓶子，一直装到瓶塞的位置……妈妈，我还找到了你！”

儿子瞧着小木屋，瞧着院子和菜园，阿尼西娅觉得他好像对这些满不在乎。想象中，装卸工们也不想运走那些“破烂”，但阿尼西娅说服了他们……对她来说，那些新东西也好，贵重的东西也罢，有什么用呢？不只是柜子、橱子，小老鼠她也会想念的。她明白，儿子是担心她年纪大，想让她过得好点。但好是什么呢？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好。李卫往边上推了推杯子和陶碗，然后就把一沓绿色的美钞放在了桌子上。

“头一次见面，这是给您的！可以在城里换成卢布……我还会再给的！”儿子说“还”这个词儿，和他父亲的发音一模一样。微笑的时候也像！酷似父亲……儿子又说了一遍：他的家在中国。这是在暗示，住在阿穆尔那边，工作在这边。“他怎么不给我看看我孙女呢？啊，是呀，孙女已长大成人了。”她可是在阿卫三岁的时候就把她爱不释手的儿子交给了他父亲，一点也不害怕……儿子快速地挥挥手，笑盈盈地看着她：他，他在儿子身上复活了！——她的亲爱的李方努什卡！

阿尼西娅默默地坐在那儿，干枯的手稍稍捂着脸，没有瞅那沓儿钱，似乎她觉得很害羞。她把手从苍白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拿了下来，迷惑不解地看着儿子，在她困惑的眼神中充斥着隐藏不了的疲倦的悲伤——长时间的内心煎熬所带来的那种令人疲倦的悲伤。你之前究竟在哪儿？就算是你告诉了我……你在墓地里找我！？不，我不能……